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集序

丙寅春一日晤廉甫太僕於龍泉之東齋時太僕方典獄閩南歸因乞其題名觀謂當有余視學時舊徒侶也既則曰相距已二十五年矣乃得觀後見枚如名喜甚越一年而枚如至示其所作詩古文讀之於所刪所存務求之純之又純粹之又粹者其造境若朱閣半天之莫可望卽噫此枚如之所以至二十五年乃得意於秋賦乎詩文各如千卷大抵以五倫爲心以世事爲汲汲其東南兵事策曰減兵曰選將曰嚴賞罰曰府縣宜久任皆獨得體要不徒爲炳炳麟麟焉而殘書目錄序與深生平又大略同云熟誦至三五過仍歸之枚如於是月中將爲關隴

之行詣穎叔方伯方伯方日求言詩古文者枚如舊同郡今相見當極歡余因於其行招隻雞之局爲野蔬村釀相薄醉僭以不文之詞書於後同治戊辰閏月旣望上元温葆深

附錄吳子儁編修書

空齋夜涼盆蘭欲笑人事退聽鐙火可親累夕盥誦大集三鼓始寢以思不寐頃始讀竟慕之悅之不自知其鄙僂膚淺篇爲之辭豈能知君文耶度君必有以教我故忘其鄙僂膚淺辨聲味於牙曠之堂述繩尺於倅般之室可已而不能自己亦殊自哂也伏望恕其狂瞽憫其蠢愚謬戾者糾正之近似者因而啟發之幸甚幸甚觀禮幼從錢唐伊先生游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強記敏悟善屬文說經鏗鏗思以其學授小子觀禮弗能承也憶在塾時讀詩書檀弓左國徒求合所謂疾徐高下之節而已粗覽莊騷史記八家文未能熟讀深思也而心則好之後以目

屢病遂束書高閣無志於斯道顧又聞作字之法於外舅東洲先生曰志正氣靜坐必端筆愈提空字愈着實學古人書問津於魯公揚波於率更北海溯源於篆分篆入分分入楷消息於秦漢魏晉南北朝而脈注於唐一以貫之乃名一家楷毋板草毋滑大毋散澆小毋局促此其大要也觀禮心識之嘗得其通於論文嗟乎東洲先生歿已四年矣伊先生之歿更十有六年矣昨閱君之論文也若有所鼓舞比卒讀君文而更有所觸悟不禁嗚咽涕泗傷吾師吾外舅之不可作不及見君文而悲余見君之晚也雖然吾書至今無寸進况能文耶况能知君之文耶觀禮今年四十有七矣讀書恨不早豈尙能治古文哉去年

夏因林丈穎叔始識君林丈者東洲先生所稱治古文者也今
既契闊末由奉教而君又將行余雖或有志其誰翼之入門耶
君於余相識才一載而其爲同年生則已二十有九年况以臆
味不差池相期許古人臨別贈言或以其願讀君文不棄其臆
說而別其當否又從而詔告之俾知所以讀古人之文則觀禮
雖不能治古文而得聞讀古文之道於君猶幸相見未晚也年
小弟吳觀禮頓首拜上

歲丙子子儁典蜀試將行無意中得晤心好之而子儁之好
子尤甚匆匆遽別丁丑乃數相往來時予方以文字爲人媒
藥子儁發憤太息愈偉視我力索其平日所爲挾文稿四卷

而去按篇推測其意旨長書短札淋漓滿幅不啻口余之口
心余之心者旣又爲此書相貽知人善下余何以得此於子
儂耶燈火漸闌杯酒欲盡子儂依依不忍舍或默或語而眉
宇間皆有四海千秋之意吁可感也子驅車出彰義門回首
前塵一步百顧側聞子儂將棄官歸養其太夫人未發也而
染時疫竟卒嗟乎彼蒼何懦鬼伯何雄耶身後遺詩二百餘
篇伯潛爲之寫幼樵爲之刻而遺文散佚不能成卷遂令其
宏通之識勇任之才諳練之境悱惻之情無可徵證人亦有
言子儂抱負似賈長沙文章近陸宣公而立身狷潔傲屣富
貴直是魯仲連流輩嗟乎而今而後其何託以傳吾子儂耶

子儁曾贈余四詩余書其幅曰留俟百年以考交誼嗟乎子
儁則既百年矣而其所以交子者子果能無負耶重覽遺札
忍痛而錄之集首夫古書不兩序逝者有靈知余不標榜也
光緒辛巳章鋌跋

賭棋山莊文集目錄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卷一

張任如哀辭

送肖巖之永安序

東漢十友記

劉芑川東洋小草序

華對尋石記

贈劉炯甫敘

炯甫岷雲樓詩序

友仁精舍話別圖序贈高文樵

祭芑川文

炯甫勸學芻言跋

炯甫五十壽序

葉辰溪我聞室詞叙

肖巖婆娑詞序

送張仁衍序

送文樵之漳州序

紳帶洋陳氏族譜序

劉贊軒效顰詞序

芭川觀海集序

論文上下篇贈李少棠

殘書目錄序

卷二

雙鄰詞鈔序

東南兵事策

張皋文先生詞選跋

辛酉臺江修稷圖序

黃君宗彝別傳

遊鼓山詩序

賭棋山莊集文目錄

教諭劉君小傳

送林錫三之海東書院序

與梁禮堂書

魏又瓶先生愛卓齋集序

與炯甫書

與魏子安書

卷三

李星村五十壽序

祭梁洛觀文

家母六十乞言序略

木南山館詞序

鄧節母頌

并序

山說

募修說經臺疏

與董硯樵書

書守城輯略後

時藝殘稿自序

酒邊詞自序

詞後自書

稗販雜錄自序

修杜工部祠碑記

岷雲樓續集序

華山後游記

贈言三篇示及門

卷四

答石生廉夫書

又答石生書

重修關中碑林記

代

致萬仲桓書

致王霞舉書

答林穎叔書

又答穎叔書

重修關西書院碑

答穎叔書

段述之四書講義序

爲石生手札長卷題後

林子魚嶺海詩存序

書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後

記客中所得近人詩文集

敬文掇錄書後

書所鈔高雨農先生抑快軒集

聽秋館詩鈔序

卷五

大清 賜封一品夫人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讀書帳銘 并序

魏子安墓誌銘

劉心香先生自怡悅草堂詩鈔序

抱山樓詞序

梁葵園集序

雪滄撚鬚圖贊 并序

與黃子壽論詞書

轉慈軒駢文序

春秋左氏傳毛本阮本考異跋

爾雅義疏跋

西青散記跋

重建漳州府署碑

代

新修漳州府志序

代

毛詩注疏毛本阮本考異自序

自怡草書後

卷六

答穎叔論時文

答袁篠塢閣學書

代

竹柏山房叢書序

代

顧祠紀祭卷

代

徐曉芙歐陽亭詞序

書葉臨恭所錄淨名凡詩後

答陳伯潛書

歸震川先生像贊

崔笏山像贊

致陳惺齋廣文書

古文詞略跋

記客路荷花

書陳碩甫詩毛傳疏

重脩羅山法海寺碑記

賭棋山莊記

重募金門待漏圖記

梁禮堂文集序

脩吏治以固民心疏

代

卷七

上座主小峯侍郎書

諸其山莊集

文目錄

六

左海後人樸園陳先生墓誌銘

閩中攬勝詩序

與惺齋論閩儒紀要書

與惺齋論安溪密疏書

三品銜福建候補知府鍾君神道碑文

黃鵠山人詩序

重刻櫻桃軒詩集序

少棠表弟六十壽序

素心閣遺稿序

繩武堂存稿序

記鈔通甫類稿續編

抑快軒遺文跋

賭棋山莊集

文一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張任如哀辭

天道茫茫其可知哉天生人易生人而才實難乃挫抑之摧折之或曰是玉成之也而竟不克有其生矣果何爲哉此吾所以椎心扼腕於吾友張君之卒也君諱仁恬字任如侯官人明末有諱利民者以節顯君之遠祖也父崑玉官臺灣嘉義教諭生子五君居仲少而穎悟過人教諭君愛之甚誨以書九歲通五經十歲能文十一歲出就試試輒冠軍縣尹閻斫奇君才多方以難君君日未晡奏七藝同試者猶和墨展卷作呻吟狀未畢

一藝君視之投筆大笑而出會教諭君卒不終試越五年余與君同學君居恆據一案危坐目左右瞬光炯炯射人人懾之莫敢平視獨好余兄事余余言無不聽余間日必一至君家君食余晚則宿余於君讀書之臥伊樓嘗一夜寢矣忽月光遙遙到窻隙君呼余起披衣相與扶欄而立各吟日所作詩始而微詠繼而長歌拍掌譁呼樓際有喬林宿鳥咸磔磔飛起家人驚寤問故君與余匿樓畔弗應嗟乎此景猶懸心目間而君舍余去矣悲哉君之未卒也君母何太君有疾甚危城之醫者遍焉弗效君日夜禱家廟願以身代亦無驗忽有獻策於君者曰巷南之巫甚神君惑之朝夕往祈夜必徹四鼓乃臥余心非之願君

匿不使余聞余無以發也一日君倚樓獨立而呼余固問之君曰昔請於巫巫言藥當愈今病踰舊奈何余不禁勃然責君君泣然曰事迫矣計無所出冀萬一得當耳不得粉身碎骨何足塞責淚遂涔涔下後一月太君卒君舉聲哀號悽惻之狀令人不忍見三月而君亦卒嗟乎悲哉君性孝友教諭君沒十有餘年矣君與余言及猶若不勝其哀憂其羣弟無成每舉以問余余曰何多慮爲君在廣坐輒嘿嘿不語然一批導雖善辯者無以難嘗言侯壯悔文格甚高尙餘藻麗之習魏叔子有英爽姿而策士抵掌之風太重汪鈍翁純乎儒者矣顧淡宕自喜於廉頑立懦尙未也又言讀古人文先選本後別集否則習其樁迷

其良無當於學有詩集二卷劄記一卷多可傳卒前數日君忽
舉而投之火君生於道光壬午卒於甲辰年二十有三娶於劉
有賢行無子嗟乎悲哉余嘗與君慷慨相期許謂當爲吾道作
一干城勿令外人笑我拙也而君竟溘然長往哉系曰籲母不
生報母以死悠悠鬼神殺此孝子有骨皆柴有淚皆血麻衣猶
新甘心短折曰二十年前並無我兒女胡爲文字可火何愛青
雲何嫌黃土憶君此言銜悲終古

送黃肖巖之永安敘

嗟夫肖巖竟去余於數百里哉余之識肖巖也歲在甲辰先數月余識程君石夫劉君筠川其秋例舉鄉試余報罷石夫乃邀余遊鼓山而筠川之兄芑川在焉遊甚樂旣歸芑川乃訪余於嵩山草堂而余與肖巖始親數日則設酒相聚爲歡聞佳山水必率以往夜則具茗一壺坐清談竟數燭乃罷當是時意氣方盛踔厲奮發雖旁觀側目不顧也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而肖巖顧時時太息不言余微諷之然而肖巖竟無言也間一歲芑川以大挑任甯德訓導行有期矣余乃置酒與之道別於是又益之以與端葉君與端者先余識石夫筠川後余而識肖巖芑

川是日芭川居客位肖巖以下以齒序恐益戚芭川心禁不得道離別語酒數十行觥籌紛錯其勢方佻佻不休芭川忽四顧歎曰爾後真堪思也言未既人聲忽訕然止瞠目相視而余與芭川泣不已諸君皆泣肖巖泣更甚然而肖巖終無言也芭川既去之數月肖巖遭其弟之喪又夭其幼女困甚不得已乃作遠遊計肖巖之爲人也重自愛其身又不欲以所能尙人於世故甚備而竟以此僕僕風塵也哀已且夫芭川去矣而肖巖繼之又安知不又有繼肖巖者乎大波之頽於江河也而浮萍爲之開大鳥之翔乎寥廓也而籬鷄方笑其不自止彼烏知虜固有不得已於中者耶嗟夫肖巖勿以前軌而易後轍也勿以

感激而晦其千秋也
蕢蒹盈室子何芳也
瓊玦在佩子何章也
時耶命耶誰則爲之
孰令致之嗟夫肖巖
子其持此意而問芭
川也嗟夫肖巖尙何
言也

東漢十友記

道光二十五年作

孟博不甚言聲氣然在黨人爲最烈故以孟博爲首不能如孟博之烈則當如子治之自全子治之自全最苦亦最善子治次之自全恐其流於蕙皇甫將軍自誣爲黨人不畏禍也次之然必有元禮之勁節否則濫矣故次之以元禮偉節能解黨禍而不收張讓此智而有斷者如是斯能不濫矣次之在上宜嚴不嚴無以勵士氣次之以仲舉在下宜寬不寬無以勸士心次之以林宗寬嚴得矣次孫之於李元忠矣爲人奴猶忠况爲人臣乎巨卿之於元伯信矣與死友猶信况生友乎能如是士道盡矣嗟乎天地閉賢人隱不得已斯爲伯鸞矣然伯鸞未嘗忘天

下也故以伯鸞終焉

劉芑川東洋小草序

人生天地之間朝而起夕而息于于然猶猶然乃忽悲忽喜忽嬉笑忽怒罵忽痛哭於是有以爲狂者爲癡者爲愚且戇者是耶非耶果何爲耶且夫水之載物以物之輕重爲量重者見深輕者見淺維人於世亦然量至於是見至於是見至於是言至於是悲耶喜耶嬉笑耶怒罵耶痛哭耶彼其所見迫之也狂之者癡之者愚且戇之者非故爲違心之言也量爲之也然而此方茫然嗒然彼且喟然嘻然又何爲耶吾烏從而辨之耶烏乎吾且與之讀芑川之詩

華封尋石記

余聞華封梅花石之奇有年咸豐壬子有事漳平道華封擊舟造其下見頑石一中窪如錢者四五篙師曰是所謂梅花石也予啞然笑視溪旁磊疊如山乃舍舟循岸走拾其泐而碎可玩握者數方歸石之奇以理以形以態以竅五色成文理具矣比物能似形具矣起伏千里壘礪百仞若拱若揖偃蹇一拳態具矣離綴數穴窈若靈洞陷者池斷者峯穹窿者爲岫爲坑竅具矣乃梅花石則塊然也余安能爲之張浮譽哉泐且碎者萬不敢自較梅花然而余愛之則甚矣虛聲之不可盜而天下真賞之無幾輩也

贈劉炯甫序

吾聞炯甫之名將二十年然而如未有聞焉者今識炯甫且十數月乃歎向者二十年之聞之果爲未聞也炯甫少孤露幕游以庇其身家或曰志於仕宦之人也或曰能文章自見於時之人也炯甫自問其信然耶人情困心疾首之地歷百變而不改其操艱難重大而益以危苦乃力與古人爭是任是空谷幽蘭之所以爲芳而干將莫邪之終躍爐冶而光乎霄漢也吾乃以所聞概炯甫耶不將爲炯甫笑耶嗟乎炯甫之所以自處者則必有道矣後數十百年使余得附於相知之末則炯甫之能自益而更益余也炯甫勉乎哉

炯甫岷雲樓詩序

炯甫學詩三十年得詩二千餘首存者十之二三而炯甫猶欲然不自信也嗚乎美矣夫詩道性情格調其末也詞華尤其末也故曰詩非窮愁不工窮愁其情至其人在也不然三百篇何以爲不得已之作哉繁悅爲工端書劖劂摹以名紙佳墨裝潢充羔雁閱者或倦而睡蓋其中俄空焉人自人而詩自詩也識者曰是詩賓也詩媒也詩之鄉愿也甚則詩之穿窬也炯甫不屑也天地之故身世之感詩書之味抱負之志氣鬱勃摩盪於胸中激而發之詩若莊若謹若躁若癡若迂闊若無病呻吟讀者或解或不解作者則皆稱情而出者也故能論世然後能誦

詩能立身然後能作詩然則炯甫之詩不旣得性情之眞之正者乎哀何以哭喜何以歌憤何以呼感何以歎不自知也嗚乎此化工意也炯甫其必有窺於此矣若規規較短長於聲容間非炯甫志也嗚乎美矣

友仁精舍話別圖序贈高文樵

嗟乎文樵抑何其別之遽耶方余與君同里閭不識繼同客福甯又不識乃遲之久始克識於漳平天而無意於吾兩人則應終其身不相識天而有意於吾兩人則宜其始相識繼相聚終相益也豈知投契數月而徒增益其傷心之語果何爲也雖然余茲行從泉南來時方徵兵夫携妻母挈兒揮淚不已白日無色乃歎天下之銷魂慘目者莫如此別矣欲天下無此別必自吾輩之欣然於別始至吾輩之別其銷魂慘目亦復如是也則天下失意之故而別尤其小者矣然而別者時惜別者情不應別而竟別者天旣別而能有以慰其別者人吾願文樵勿困頓

於別愁之中堅其志沈其才湛其聰明慎其交接與今人別而勿與古人別卓然有所樹立則萬里關河風流所暨吾將持杯酒而遙慶曰故人某其別後之業有如此者則誰不破涕爲笑哉嗟乎文樵勉之余行矣

祭芑川文

咸豐三年秋八月謝章鋌敬以清羞之奠稽顙於吾亡友劉君芑川之靈曰嗚乎余之困頓鬱勃於人世者亦已極矣日夜望君歸來與之一快積愆也而今已矣憶道光甲辰君歸自都門見余文訪余於嵩山草堂時吾友張任如新天余頽然若喪其生平君所以慰諭鼓舞之者備至戊申依君於甯德四海兩人相視莫逆其冬余邁瘡君視醫藥累晝夜不釋衣已酉同反里而君乃渡海供職嗚乎結交十載別離五年所謂相期白首共任千秋者而竟止於此耶嗚乎早達早宦早有才名身沒王事小官而凶耗聞於朝君雖死亦可無憾而生者則抱無窮之戚

身相口身集 卷一
矣知我愛我敬我最我侮爲我扞急爲我籌我喜爲我惠我怨
爲我怒我游君步我病君顧我泣君勸我歌君倡雖歷書數百
策無以盡吾兩人相知之雅也嗚乎當今之世遇小利害一家
不相恤且相戕賊者比比而余顧得此於君耶余之才不及君
學不及君志氣強幹不及君神明邁爽不及君持身涉世善自
全不及君而徒以樸直之性見重於君若遇他人則皆取罪矣
嗚乎而謂余能勿思君耶嗚乎疇昔酒邊君以文字相付託且
屢述妖夢余以爲酒悲戲語耳而豈知其竟爲不祥耶且豈知
其不祥之速如是耶余一年未得君書且三年不致書於君余
近骯髒無善狀念君孤身懸海外不欲以無聊耗君心嗚乎今

雖欲起九原而訴之其安能耶始余議從君之臺陽率於事中
輟君行余追送離亭遲不及見嗚呼長聚則不能矣而并此匆
匆一面乃亦爲天所靳耶君弟我友君子我徒君之戚友半我
故人一旦欣聚環顧四坐獨無君誰弗悲者而况余耶余有述
作數卷思非君莫能定今則誰肯爲余盡言者君今年四十予
年三十有四然而精神昏惰大異從前見十忘八適東向西倘
至君年更非今比天卽昌大吾道獨力已難稱雄况復徒留薄
劣譴陋如余者哉余少遭患難長抱幽憂終日閉門不作一語
君時爲排遣珍重無已蓋異姓骨肉之歡無逾君者而今竟不
少留矣嗚乎天何待後死者之酷耶自庚戌至今四年哭余祖

母哭余父今又哭余知已生趣零落殆盡况復時事紛紜淒涼
滿目滔滔者將安歸乎而血淚其有已時耶嗚乎君之靈則無
弗鑒矣余言其能盡耶然而匍匐酌酒涕泣而呼號君者猶是
舊日之余也則君顧之亦可少慰矣嗚乎哀哉

炯甫勸學芻言跋

士之困於今日極矣然而卑士不可也士習者推而上爲官方
蒸而下爲民俗官方清則四夷怵服民俗醜則盜賊不作是故
伊古以來士習偷而國乃大亂東漢南宋之季世朝廷搖搖若
綴旒然而權奸猶徘徊觀望不敢遽爲非常之變則以能持清
議遏其後者之有士也是故治世收士功屯世見士節而節則
非困不顯其困也其天玉成之也然亦視乎士之自愛矣炯甫
之著勸學芻言其以自愛之道愛士哉士而解此雖今日可以
不終困

炯甫五十壽序

古之君子知身之不可輕於天下也常績學以淑其身又知天下之不可以身輕也常萃天下吉凶順逆本末緩急之故歷求之身以待濟幸則兼善不幸則獨善然君子不自知其獨善也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著書立說以遺後世終其身無日不與天下相關故其生卒壽夭天下亦無日不與之相關蓋能以其生坐天下以其壽壽天下者然而虛拘速化則又足以病天下天下將起而與爲難虛不誠速不精言焉窒礙行焉顛躓於是始乃勞心做神以異說與天下市繼乃勞心做神以孤注與天下卜終乃勞心做神樹敵戰勝於天下卒之天下不可勝而心神

困憊斯人也幸而用則禍及於天下不用矣幸而壽則禍逮於後世是能目天下不能腹天下能權天下不能宅天下者也若吾友炯甫者庶幾知以天下爲量者乎余竊窺天下之故有年矣才淺德薄不敢言得失然於心所不能已者感激而時出之口炯甫則欣然聽之常常而利導之數日輒相過否則爲書數百言相質炯甫和而肅而余則骯髒氣盛所言或當或不當或旣言而悔然炯甫不余怪也苟非有心於天下若余之拙陋足以歆動耶然而炯甫曰吾何敢也吾朝夕省身克已竊聖賢之緒餘慚以感召陰陽之和而頤養天年也今子陳義甚高是殆君子我也焉有君子而生而壽而忘天下者乎雖然余何敢也

余曰子勉之子之書具在矣出而與有志天下者相參焉必有以證吾言之不妄者於是炯甫年五十其子弟稱觴遂書此語爲之序使後世知有志之士雖貧賤困約而終不忘天下也夫然後能生夫然後能壽

葉辰溪我聞室詞叙

詞淵源三百篇萌芽古樂府成體於唐盛於宋衰於元明復昌於國朝溫李正始之音也晏秦當行之技也稼軒出始用氣白石出始立格嗚乎詞雖小道難言矣與詩同志而竟詩焉則亢與曲同音而竟曲焉則狎其文綺靡其情柔曼其稱物近而託興遠且微驟聆之若恂怳纏綿不自持而敦摯不得已之思隱焉是則所謂意內言外者歟辰溪之於詞家學也而余之詞則土音耳顧辰溪特喜與余言詞憶道光乙巳余讀書西園其地池臺參差水木明瑟去辰溪之居不百步而主人李少棠者余姨弟也意氣豪甚置酒飲余輒招辰溪飲酣縱談天下事及

今昔人才喜而笑怒而罵思而沉吟哀而長太息其聲方拉雜不休忽鄰人善笛者數聲悠揚自遠徐至下視庭階月三尺許有蛩獨叫叢竹受風如人拜起舉坐默然而辰溪獨拍案填詞嗚乎天下填詞之境孰有過於此時哉今辰溪之詞具在矣回想前塵夙夢獨使余低徊而不能自己也嗚乎舍辰溪其誰知之辰溪其勉之矣

肖巖婆娑詞序

朝出門聞諸途曰昨夜告急羽書至若干矣夕出門聞諸途曰
某日交綬敗而死而走若干矣太息而歸歸而妻曰吁寒甚施
無衣牀無被矣兒曰吁飢甚厨無米竈無薪矣言未終或叩於
門伏而窺之則索逋者乃蛇行登牀危坐戒妻兒婉辭焉遲久
始去方下牀剝啄又作驚惶不遑忽其人揚言曰是我也主人
在家否諦聽則吾交好某某也大喜開門延之入淪茗茗挑燈
促膝坐始而述家况其聲嗚嗚然繼而談時事其聲囂囂然既
乃出所作文字相示相對讀其聲振振然於是披抉古今低昂
作者其聲欣然淒然紛紛然渺不知其處何地置身何等也嗟

月本...
乎以此填詞詞安得工嗟乎以此填詞詞安得不工雖然當此
之時而奈何尙以其詞爲也此吾讀肖巖之詞所以奮袖起舞
傍徨四顧而不能自己也

送張仁衍序

任如將歿之前數夕顧謂余曰先教諭有子五人長者天矣少者成敗不可知今吾又將死三弟仁衍差長性醇謹宜讀書顧無所倚賴子辱與吾厚幸善視之督責其有成吾目瞑矣余歛獻受命而不能答自是余奔走衣食崎嶇道路所欲盡心於仁衍者卒不克稍盡蓋於今十有餘年矣今仁衍以窮困故將舍其故業而謀食他方仁衍之心豈樂此耶殆不得已矣余敢以仁衍之行爲非耶雖然余十餘年在外備嘗險阻不能庇其身家墜吾業又叢吾過然則天下得失之途其亦有不可預料者余又安敢以仁衍之行爲是耶夫讀書而志於科第抑末矣然

使其久困場屋則雖非常卓越之才亦無所取信於天下况復
遭逢多故遂令志氣日以疲惰精神日以頹廢學問日以荒落
識見日以污下如余今日者其大可哀已嗟乎仁衍所以自處
必有道矣子之一家業儒惟子其勿自菲薄以慰厥父厥兄於
地下且使余稍寬朋友之責也嗟乎余顧仁衍益念余任如而
淚涔涔不能止也

送文樵之漳州序

始余漳平別文樵約相見以明年旣三年不獲見今與文樵同居方幸久相見文樵又以小官行聚散之不可常如此猶憶在漳平日置酒蓮花庵下酒酣聯句題壁時余方逾壯氣甚盛文樵亦未衰縱談天下俯仰山川誠有隘宇宙吞古今之概乃輾轉銷磨不待數年文樵奔走益失意而余之骯髒更甚目之明者漸昏矣齒之固者漸搖矣筋骨漸疲緩智慮漸窮竭矣隱憂迫於中衆患攻於外不如意之事傷心之故更有不忍述諸口者始歎人情之變幻世途之艱危蓋大行不足爲險白刃不足爲利浮雲不足爲薄鬼域不足爲巧者惜乎余與文樵知之已

晚也雖然余聞之君子自反而已矣忠則得人恕則不斂怨於人止謗以勿辯赴事以審決成敗利鈍則有天焉譬之百圍之木風霜之所損者枝葉也其根株則固無恙也勿摧折無助長則亦何往而不自得哉昔者錢唐汪蒼霖爲江南句容縣丞以勘災故數與大府忤大府怒訶之曰汝何官狂惑至此蒼霖仰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於中流作一砥柱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耳今與文樵別敬爲文樵一誦斯言吾決文樵其將無愧於其鄉先生乎漳州與漳平近文樵公事之暇回首舊遊知必益念余念余當復念余言也則余與文樵何日不相見哉

紳帶洋陳氏族譜序

咸豐四年作

古者寓兵於農而又聚族而居望衡對宇非父兄卽子弟無事則朝夕過從講家人骨肉之歡有事則奮其耰鋤爲干城爲禦侮由是而鄉而縣而國而天下凡不得志於天下者必其先得志於其鄉者也故治賊莫善於鄉兵誠使天下之鄉各自爲守而我以大兵控其後以奇兵攻其瑕以疑兵誤其期會譬之一畝之宮其中數十室盜入門數十室之人皆起逐門外又有爲之聲援者盜雖欲逸難矣今也闢其門壞其室任其往來食息急則倉皇呼噪若驅獠狗不敢觸不敢階羣聲其後僥倖其不反噬而已嗟乎是助之爲盜也紳帶洋侯官之巨鄉也陳君

克棨以其新修族譜屬作叙余曰嗟乎此非今日治賊之軍籍哉克棨誠能以此意喻其父兄子弟與其豪傑謀部署與其武健謀攻戰與其老成謀積儲與其才幹謀通有無倚山爲城因水爲池四鄉有警屹然成重鎮或率之從大軍出爲國家殺賊則上以報吾君下以庇其鄉者不在茲乎嗟乎招此鄉之人以守彼鄉誤已招眾鄉之人以守都會尤誤已臨事無厚賞平日又無參養之恩一旦令其舍身家而爲他人保身家世必無其人矣今之羣然來者大抵夤緣爲奸利陰賊浮動而不可用者也是故鄉兵者保其鄉也鄉保則縣保縣保則國保天下保不保其鄉而欲保國保天下者未之有也克棨其善用其鄉

而善保其鄉乎尊祖敬宗功莫大焉區區修譜云乎哉

劉贊軒效顰詞叙

近余窮困不得志閉門謝客終日不見一人而贊軒乃時時造吾廬贊軒才高氣盛持論恢譎余怵然不敢與贊軒深談也旣而贊軒招余讀書其家禮余加敬而其家亦不以食客相視余於是得安其身者數年間或俯仰恹恹贊軒必命酒爲歡相與上下其議論舉凡古今之利病身世之是非窮如何固節達如何行義卽至一技一藝之末無不批導及之奮袖頓足而贊軒不余忤也蓋至是余與贊軒乃相視而笑而莫逆矣是時贊軒治舉子業余方撰定舊所作文贊軒見余詞獨欣喜乃學詞而其詞駸駸日上適錢唐高文樵從惠安來文樵固善詞余乃邀

宋已舟劉壽之及文樵與贊軒填詞數日一聚拈題分咏今所傳聚紅樹雅集詞者是其後文樵應官遠出已舟壽之各有所事而贊軒之詞獨哀然成集嗟乎是吾贊軒之不凡也夫天下之事患其不學學焉有不能而不精者乎雖然予之期贊軒者不在詞卽贊軒自視其才當不止詞贊軒年甚少賦質甚美處境又甚順誠能斂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而區區謂其詞能窺作者已哉劉氏羣從知余頗衆而芑川獨厚余贊軒芑川之弟也其亦讀芑川之文繼起而大芑川之業者乎若余之荒陋何足道也

芑川觀海集序

臺灣亂芑川力疾守陴病暑卒至於今五年矣棺歸遇賊遺物盡失而此一卷者棄擲絕嶠浮沉風濤竭力求之久而復出母亦有神靈呵護之耶五年中江河日下相習爲固然言之不勝言哭之不勝哭芑川若在不以勞死亦當以愁死嗚乎其忍見忍聞耶天生人與以才不使展展其才不使盡若有意若無意如芑川者天下諒不一二數而猶使其奔走微祿孤寄萬里兄弟妻子朋友之屬生不得見死不得訣海風叫嘯怪鳥成羣四顧無人垂絕猶視嗚乎誰不爲吾芑川悲者而况相知之深如余者乎爲天下惜才爲吾友惜文章爲吾惜知己掩卷徬徨淚

涔涔而終日不能已嗚乎悠悠地下其亦知之耶吾先子死子
定吾文遺言在耳百身莫贖吾其忍定芑川之文耶况又益之
以身世無窮之感哉

論文上下篇贈李少棠

言不誠其究必壞人文不誠其終必喪心成一文其情甚摯其
意甚高其義又甚精但使稍藻繪焉誠亡其一二矣藻繪而遂
塗澤誠亡其四五矣藻繪塗澤之不足因而剽竊摹擬誠亡其
七八矣然而藻繪者或以爲典雅塗澤者或以爲喬皇剽竊摹
擬者或以爲包羅百家能盡文之美而極其變鳴乎夫所謂載
道者而如是耶是故古文非古其貌也將返心於古也古之文
不盡醕顧吾聽其言知其善如是也其未善若彼也行其言吾
決其利若是也其損如彼也古人不區區以文爲言其心而已
吾得而窺之也後之文多醕其嚴重若聖若賢其冲容若縉紳

長者其善下媁媁若老婦似有善而無惡矣然而其言行或迂
瑣不當於事情或支離而爲世大病求美於文日楷其心而不
知者也吾不得而窺之也其文愈古其心愈不古其人或遂悠
謬狂動而不可窮詰蓋不誠之害如此誠能讀書窮理養氣以
古入之心存心蓄之久藏之固不得已而發之文焉夫知以不
得已之心爲文則其文傳矣嗚乎此修辭立誠之道也

下篇

說者曰或剛或柔或莊或肆或平或峭或進或退所以成文者
亦多術矣將不講乎然而此文之體也非文之精神也今有人
血脉不華心氣內訌雖有七尺之軀衣冠非不偉瞻視非不矜

嚴卽之索索然則亦土木偶而已矣是必藏精固神乃能樂生
乃能行世而誠者精神之所從出也積於中者確厚必不張皇
於外以求工剛之柔之莊之肆之平之峭之進之退之無不宜
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記物則物無遁形斷事則事無匿理論
人必得其要領言情必纏綿曲折而可以歌泣意發於此而振
動及於天下後世非至誠而能若是乎於是不敢不讀書不敢
不窮理不敢不養氣更不敢不修身以求吾誠之所在以推吾
誠之所至誠立然後其人非廢人其文非廢文若區區於外體
求之是則華士膚學之所爲也

殘書目錄序

余生平爲學凡數變至於今四十年泛濫無所成就嗚乎後之人可弗戒哉十一就傅十二至十六羸疾幾殆檢故麓得曾大父所爲蒙齋講義四種讀之或解或不解然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曾大父蓋以理學名家者自宋五子及諸儒先文集語錄點勘不下數百種余於是知有宋儒性理之學十八九讀諸經註疏旁及近人所著經說於是知有漢儒攷據之學同學張君任如者故臺灣府學教諭張崑玉之子年少能讀書所業日數倍於余余力角之而常不及又以其暇習詩古文辭於是知有詞章之學乃喜聚書大人所賜益以賣文所得歲購置或十數種

或二十餘種展卷摩挲欣欣而樂二十五張君以毀卒余嗒然若喪手足所業盡輟而劉君芑川下第歸自京師見余所作以爲可勸余舍諸業而歸精於詩文其後二年余遂從劉君於甯德爲之課子日夕唱和詩文頗進於時映夷滋事沿海多邊患中國苦兵單財匱余慨然有建樹之志乃讀通鑑列史與古今時務諸書於是知有經濟之學更二年劉君別余之官臺灣余卽以其明年喪余大母繼而喪余父繼而又喪余大父憂患迫於外饑寒攻於內哀至則百脈僨興不自知其生死旣無暇日讀書開卷又無與質證俯仰淒涼呻吟不能屬其所購置者或敗於朽蠹或轉鬻他人幸而獲存不及十之二三而余且荏苒

就衰矣嗟乎是區區者固不足觀然而所謂性理考據詞章經濟之學未嘗不留其端倪焉善學者未必非權輿之一助也且念其與我周旋久不忍舍業因雜紀其目於左迫冬有西蜀之行去家萬餘里兒子年方十四成敗未可知姑留以遺之嗟乎是亦知累代世業之所寄而乃父半生艱苦之所僅剩者也嗟乎何以讀是書而求其無負哉若夫世俗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書詭瑣不入錄